

食次沸腾

王亚

永州柳子庙中有《荔子碑》，因起首句“荔子丹兮蕉黄”而得名。碑记文辞出自韩昌黎，碑文颂柳河东，而书者为苏东坡，故称“三绝碑”。昌黎先生为柳子作此篇数百年后，苏东坡也曾作一碑记，为韩昌黎而作。文中一样以“荔丹”“蕉黄”以悼，韩柳二位老友算隔着文章又遭逢了。

不说“荔丹”“蕉黄”这些祭品，说回苏轼。老苏是吃货，近千年来，世人皆知。某次，他与友人“论食次”，郑重其事取纸蘸墨写下：“烂蒸同州羊羔，灌以杏酪，食之以匕不以箸。”

何为“论食次”？就是评论天下美食。由此来看，在他的胃肠记忆里，什么黄州的猪肉、儋州的生蚝、镇江豆腐、长沙筍笋、岷江鱼，河豚、芦菰、羊脊骨……凡他诗词文章中曾写过的美食，都不如这同州羊羔。同州是山陕沿河交界的要冲，精制羊羔味道鲜美。按老苏所写，须把羊羔蒸得酥烂，浇上杏仁酪，吃的时候执匕首，不使箸。

大观园里老祖宗也好一口蒸羊羔，却不让宝玉们吃，说：“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，没见天日的东西，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。”原来羊羔是羊胎啊！

提及蒸羊羔，不免想起相声里最有名的贯口《报菜名》：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儿、烧子鹅、卤煮咸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、小肚儿、晾肉、香肠、什锦苏盘、熏鸡、白肚儿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……啊呀呀，简直食次沸腾。莫说吃，便是都看一看，嗅一鼻子也成啊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理想就是把《报菜名》里的美食一一吃遍。啊呀呀，食次沸腾呀！

永州之行，我这理想算是达成了，由湘江源头一直吃到潇湘起始。及至吃到柳子庙前，干脆来了一场百家宴，一条柳子街由街头摆到街尾，桌与桌首尾相衔，连亘数里，腾腾如沸。将俗世烟火与书香气韵如此彻底结合，还偏不让人觉出俗来，怕世上独此一地吧？

任是前几日吃了多少“报菜名”的佳肴美饌，到最后这一沸腾之夜，便食次也懒论，只剩固不住的欢乐了。人声鼎沸，烟火鼎沸，食次鼎沸，推杯换盏鼎沸，划拳鏖战鼎沸……一整条柳子街沸腾如炽，如同带皮的大肘子在炼油锅里一般，人们的欢乐咕噜咕噜冒出来。这一夜的宴饮简直不为吃，为看人吃喝。孩童由这桌窜至那桌，拈块油滋滋的大扣肉嚼一嘴油又跑了。劝酒的与被劝的一直博弈，终究架不住，脖子一扬，一口饮尽。父子叔侄一划起拳来，都成了兄弟——哥俩好啊，六个六啊……湘南男子划拳如同北方的号子，且得吼出来，还押韵，就是划输了，阵势上也不能输。不远处的广场上尚有歌舞弦管，也是一番不尽繁华。

待得酒冷羹残，繁华散尽。女人们来了，提了泔水桶拎了木托盘抬了竹箩筐，且笑且骂且收拾。

再喧闹的夜也终有冷火秋烟时。酒气经风一吹，寒气就上来了，得寻柳河东先生吃杯热茶才好。问问他在这愚溪做愚公千余年，眼见了这许多人世烟火，几多欢喜几多清愁？

抬眼，见云蔽月影，实在该散场了。散了吧，散了好。

素年锦时

凌泽泉

旧时光的墨滴落在雪白的宣纸上，慢慢地洇开去，淡淡的，有着经年的味道。

狗卧在草垛旁打盹，鸡在粪堆边觅食，麻雀落在场地上散步，老农闭着眼睛躺在藤椅上晒太阳。时光的步子缓缓地迈着，一如地里的庄稼肉眼看不见生长。

突然忆起儿时的乡下，夕阳西下，夜幕仿佛不够大，无法覆盖广袤的大地，总是露出一丝丝的光亮，等待着农人收工的脚步。鸡入笼孩要娘，村庄里的油灯次第亮起来，从各家各户的门窗里挤出来的光线，似一把把利剪，将渐黑的夜晚剪开了一道道口子。就着这微弱的亮光，几个孩子聚在场地上玩着游戏。

灯花闪烁，屋内的光线忽而亮堂了许多，劳累了一天的农具靠在墙角喘气，母亲坐在灶下烧火，脸膛被映得通红，被唤回家坐到方桌前的孩子正摊开作业本写字。夜的黑席卷来，来自狗的一两声尖叫似乎要撑破庞大的夜幕，而瞬间恢复的宁静又让其狂吠一下子归于徒劳。

屋里没有时钟，腕上没戴手表，在乡下，时间只需估计。没有哪块时间在催赶，更没有哪件事要精确到某时某分不可。天亮就起床，吃了早饭，大人去田间小孩去上学，太阳落山，孩子回家大人收工。日子在不紧不慢地赶，生活在日复一日地过。生老病死顺其自然，谁也没有一双巨手阻拦住自然规律的一次次呈现。头疼感冒，没有请医生的习惯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昏天暗地地睡上几天，爬将起来又精神抖擞。时光真是一剂好药，能解除一切的痛苦与烦恼。

田里的庄稼顺应着二十四节气，将春夏秋冬层次分明地呈现，到什么季节就长成什么模样，这就是农人眼里和心里牢记的农事。除了关心熟悉的农事之外，农人把没电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雪飘腊月，聚在昏黄的油灯下听人说书；农闲正月，邀请戏班唱上半个来月的大戏；嫁娶生子，放上几

场露天电影。这些热闹的场面，流淌着浓浓的乡情。

太阳晴好，正是糊格褙的好时光。母亲下了一块后门板，靠在墙角，然后用麦面熬一盆糰糊，用刷子把糰糊打在门板正面，将旧衣旧裤裁剪成一块块平整的布料，然后平铺在门板上，刷一层糰糊铺一层旧布，反复糊上四五层，待门板的正面全糊好格褙后，再把它搬到太阳下晾晒。晒干后，将格褙从门板上揭下来，翻开放在柜子里的那本泛黄的厚书，从书里夹着的鞋码样中挑选出合适的鞋样，迎着光亮，将码样放在格褙上，母亲的剪刀按照码样慢慢地剪下去，鞋底鞋帮就这样成了形。用白府绸布将格褙鞋底紧紧地包裹起来，剩下的事就是纳鞋底的活了。油灯下孩子在做作业，母亲在一旁抽线的声音，好似在数着慢吞吞的时光。

书房的抽屉里，码着一些书，从书里翻出几封旧书信来，蓝墨水的字迹已有些模糊，依稀可见那些歪斜的字里流露出的小小心思，友情的真挚与神圣尽在其中，情窦初开季节，恋爱还没开始，纸上已见心跳。怀里揣着朦朦胧胧的小兔子，在未曾寄出的蓝色双行信纸上踩下了几多深浅浅的梅花印。

素年锦绣，旧时光的味道淡淡的、甜甜的，辗转在心间，挥之不去呀！



诉说 苗青 摄

寒雀下空庭

宫风华

“这些用树枝、稻草、泥巴搭成的房子，群聚在这里……它们是我们筑窝在高处的先人，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古居民。”吟哦品咂，我一下子想起故园的麻雀。

麻雀，是林风眠画中开放在枝头上的褐色花朵，是冷凝冬日一串串生动的音符。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填满了麻雀们的欢喜和喧闹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小院里流淌着古意。

麻雀的歌声里有洗涤不尽的泥土色彩。用的是地道的方言，拉的是家常，唱的是民歌，报的是农谚。枯瘦的霜枝上时时传来麻雀唧唧的鸣叫，犹如几豆清香四溢的淡墨在白宣上洇润开来，让人无比惬意、恬适。麻雀，娇小纤弱的身子，褐色花斑的羽毛，颇似经霜凋零的柿叶。它们一会儿在蓝天上疾飞，一会儿在庭院里开会，一会儿在草垛头扑愣，一会儿在雪地上踱步，让宁谧古朴的家园变得活泼生动起来。

冬日的乡村是一幅清简的素描。麻雀们一个个蹇着身子躲在赭褐的枝叶间，一阵惊慌，嚷嚷着窜向了天空。鸟声清澈而纯粹，像一块无瑕的蓝田玉，透明闪亮，让人通体皆畅，如饮佳醪。它们贴着稻麦垄、高粱秆，一群群地跳跃或飞跃，阳光下，它们卑微而自由，弄出一团惹人怜爱的影子。它们追逐着，聒噪着，琐碎而喜气，在温煦冬阳里，喧闹着淡淡的吉祥意味。

霜后的楝树林和竹林是麻雀们的天堂。夕阳濡染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。林子里到处是飞翔的弧线，到处是甜蜜的欢唱。它们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绵绵

谈情，有的嘘寒问暖，如管弦箏箫天衣无缝般地交响。

《诗经》云：风寒翎羽声声乱，破草屋檐饮严霜。朔风呼啸，麻雀们留守在静穆清瘦的乡村，陪伴着淳朴的乡民。它们蹦蹦跳跳，绕着屋顶和树梢追逐，起起落落的，纸片一般在风中翩跹曼舞。旷野上伫立着苍老的苦楝和意杨，踩在枯叶上，有咬焦酥蛋卷样细碎的愉悦。麻雀们停歇在枝桠上，如新生的柳叶。负暄的老人，望着撒欢的麻雀嘿嘿地笑，光阴缓慢流淌。有人大声吆喝，麻雀们惊惶散开，阳光被搅成一地碎影。

麻雀们随遇而安，墙缝、瓦楞、草堆、苇丛均可筑窝安家。夜里我们钻进温暖的被窝里，耳闻窗外北风嚎叫，不免担心屋外流浪漂泊的麻雀，但天明起来一看，它们已经在草堆上和屋脊上唱着晨歌，梳理着羽毛在檐瓦边唧唧我我、毫无顾忌地倾诉衷肠哩！寂寥冬日，它们裹挟着幽远而神秘的山林气息，剪裁着灰暗的天空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些许暖意和生命的感动。

“百千寒雀下空庭，小集梅梢话晚晴。”冬日清寒，我们总能感受到麻雀们精灵般的翩飞和鸣唱，心里就有种花蕾满树、春光乍泄的感觉。它们从来不娇气不孤独，总是友好而谦逊地生活在我们周围，用快乐包裹着我们。

麻雀就是那穿着灰色棉服的市井之人，用歌喉在岁月的枝条上写诗诵爱，在喧嚣浮世，守一方风月，恪守本真，恬淡平和。